

第一卷 第二期

要目

何香凝報告的兩件大事

潘漢年

妥協的唯心論者——胡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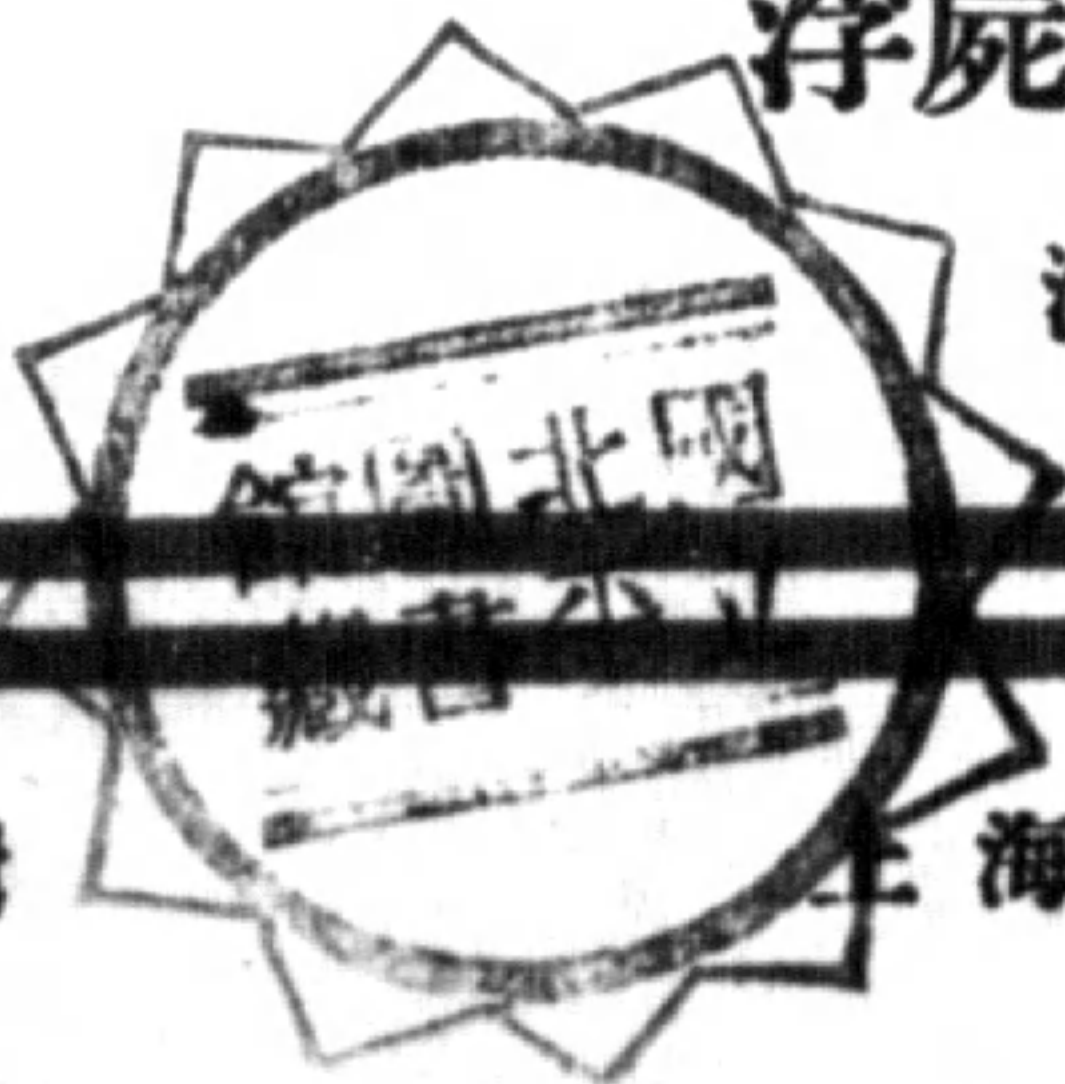
亞靈

新俄短篇小說

葉靈鳳

浮屍(小說)

潘漢年



線社編輯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戰綫週刊第一卷第二期

## 目 錄

---

- 何香凝報告的兩件大事.....潘漢年
- 妥協的唯心論者——胡適 .....亞 靈
- 新俄短篇小說.....葉靈鳳
- 浮屍(小說).....潘漢年
- 雜談
- 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克 徒
- 我來 .....我去..... 雍 光
- 標語革命.....雅 士

# 何香凝報告的兩件事

潘漢年

近來因為貧病交逼，與每天的新聞紙都疏淡起來了。統治者鉤心鬥角的政權暗鬥，以及暴力壓迫的手段，民間慘痛的消息……似乎都在我眼前清靜了。前天到靈鳳處，偶爾翻着他桌子上的一大堆的舊報，便發現三月十九日中央日報，刊載何香凝女士的一個重要報告，她那篇文章的題目是：“民衆應注意的兩件事，”第一件是廣東當局者應允英帝國主義把粵漢與廣九兩鐵道接軌；第二件是因為中英親善的關係，除一面下令洗除往年所貼之排英宣傳品外，並毀去沙基慘案紀念碑與改換六二三（沙基慘案發生日）紀念路。

我也和何香凝女士的謹慎態度一般，關於這兩件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的大事，不，簡真是勾

結帝國主義者的大事，不敢貿然認以為真，也得說一聲：“雖然報上的消息未必正確。”可是三月九日的申報又報告我們一點消息，說廣東代理建設廳長，已赴香港接洽粵漢與廣九的接車事；照理這種消息我們可以相信了，不過沒有權威的小百姓即使根據被黨部檢查過的新聞來說閒話，也得看過輕重，否則“反動”或“反革命”或“破壞革命”種種名義都會加到你頭上來的，所以現在我們還不應該相信報上的消息，還得說一句：“雖然報上的消息未必正確”。

三月二十一日日的申報的記者，與由粵來滬的李濟琛委員的談話中，記者曾請問李委員是否有接洽的事實，李委員的回答是：這不過是敵人的造謠中傷罷了！

嗚呼，不過是敵人的造謠中傷罷了，敵人是誰呢？報館的通信者嗎？然而這些打電通信的記者驀地如此大胆，敢與當局執政者為敵，且造謠中傷，豈非咄咄怪事？難道這些窮記者吃了失魂壯胆的靈藥了？

到了今天 我總以為李委員對於這件“造謠中傷”的新聞 一定有個更正的說明，可是一直沒有，我為急於要搜集這件造謠中傷的史料起見，便根據何香凝女士的報告我們要注意的兩件大事，摘錄在此 以便他日參考這種黨治之稀有的造謠中傷的史料。

## 民衆應注意的兩件事

何香凝

- 一 粵漢廣九兩路接軌事
- 二 毀去沙基慘案紀念碑

盛大的總理逝世三週年紀念，已經在熱烈輝煌的景象中過去了。在此停止民衆運動的期間，而各地民衆，對於總理的逝世紀念，能如此熱烈踴躍來舉行典禮，可見中國民衆，認識國民革命的透澈，信仰總理的深強。同時我們可以看出總理四十年來革命的苦心，歷盡艱難險阻以喚起民衆的效力，

與中國民族革命的精神是何等偉大！在這個紀念日中，使我們感到革命前途，有無限希望，對於國民革命的信念，益加堅固。總理雖死，他的精神永遠能夠領導着我們與帝國主義，中國軍閥和一切惡勢力奮鬥，以至革命成功。因為國民革命是民衆的生機，三民主義是民衆的出路，經過總理的指示和領導，自然大家就向着同一路線上奔跑，如江河之入海，有不可遏止之勢力。對阻於革命進行的敵人帝國主義、軍閥等等惡勢力，自然會努力去掃除他，消滅他。在我們的革命進程中，我們更應該處處留心，處處防範，不要被敵人的陰謀中傷，這是我們民衆應該時刻注意的。

近日我們在申報及時事新報上發見兩件事情，使我們感着無限的疑懼。雖然報上的消息未必盡屬正確，但事情既

屬重大，關係我們革命的前途，我們自不能不加以注意，爲之防範。這兩件事情是甚麼？

(一) 粵漢廣九兩路接軌

(二) 毀去沙基慘案紀念

我們不可不知，此是帝國主義的陰謀，關係中國前途極其重大！

(一) 粵漢鐵路由廣東經湖北，直到湖北的漢口，如果全線築成，是由中國南部直通中部的一條長路，廣九鐵路由九龍半島通到廣州，是英帝國主義侵略廣東經濟的一條好路徑，如果兩條鐵路接連起來，英帝國主義就可以伸長他經濟侵略之手，直接達到長江上游。這樣一來，不但可以亡廣東，亡兩湖，更可以亡中國。在民國三年時，英帝國主義曾以三千萬元運動袁世凱，求將粵漢廣九兩路接軌，以遂其侵略中國南部的陰謀，卒因民衆的

反對，沒有做成功。後來英帝國主義又曾幾次請求總理，均被總理嚴厲拒絕。總理常說，這件事體，對於廣東商業及全國商業，均有極大損失。此事在民國十年至十二年間，負廣東政治責任者，無不知道。於此可見英帝國主義對於此事歷年所費的苦心；同時也就可見此事關係中國前途的重大。若說接軌後能有益於中國，則愛國愛民的總理早就做了，何苦拒絕英國的請求？所以這件事情，是損害中國的，是破壞國民革命而促中國危亡的。全國民衆，不應隨意放棄，須提起十二分精神留意一下。如果這個消息不確，那自然很好；如果確有其事，我們當此國家生死關頭，應該如何挽救，請大家想想。

（二）民國十四年的沙基慘殺，已經是震動全國的事件，是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南京路上演過五卅屠殺之



後，在廣州租界以外屠殺廣州民衆的事。此事的發生，是在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廣州民衆爲援助五卅事件作示威游行。當時民衆激於義憤，熱血填胸，參加游行的有十餘萬人，大家都很守秩序，嚴肅進行，預先就決定不進等於租界的沙面，兇狠的帝國主義者等我們羣衆走到沙基，即沙面附近，他們就向我們羣衆施放槍砲，一時血肉橫飛，死亡枕藉。其時因爲隊伍很長，沿珠江而走，因此擠下水裏淹死的也不知多少，還有許多小學生被人踏死，單就公葬的坟墓數來，已有五十多個；其餘由家裏埋葬的，尙不知幾多，這次慘殺之後我曾親領紅十字隊出去救傷，耳邊還聽著有些同胞臨終還喊“報仇呀！你們要報仇呀！……”這一種屠殺，當然不能看作殺某一個人或某一地方的人乃是殺我全中國的人，是我們全

民族的奇恥大辱。屠殺的兇手，乃是我們公共的仇敵。這個印象在我們有血氣的同胞心上是永遠不能消滅的，因此就建一個沙基慘案紀念碑以誌不忘。本月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載‘東方十日香港電，歡迎香港總督蒞臨之廣州市，目下中英親善熱，已達極頂；往年所貼之排英宣傳傳單，以嚴令洗除，和血與淚而建之所謂沙基案紀念碑，亦行毀去，盛傳六二三紀念路（六月二十三日發生沙基慘案事）亦將改換云…’。申報亦有同樣的登載，報紙所登我們不敢盡信，然而我們也不能不加以注意。假使我們尚有血氣，我們是忘不了沙基的恥辱的，斷不能因為當時未曾殺着我，我就要感恩懷德，認仇為友。而且何以對得起為革命，為反抗帝國主義而犧牲的同胞？如果真的把這紀念碑毀去，是無異犧牲死難烈士

的血肉精神以換取帝國主義的歡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而且等於中國全民衆向帝國主義屈膝請和，我們尙何顏面以對至死不屈的同胞，尙何顏面以對我們的總理？我們尙何顏面以言革命？是不但辱及我們，辱及中國國民黨，辱及我們的總理，簡直是全國家之辱，全民族之辱。不惟一時之辱，而乃爲萬世之辱也。希望我們民衆加以注意，無使革命策源地有此舉動以損壞我民族革命之光榮！民衆們，不要以爲這是一個不可靠的消息而置之不理。事體一成，無可挽救了。以上兩件事，一關國家生命；一關民族尊榮。我們至少須加十二分的注意，這種自殺的舉動，不但現在不容有，即萬世亦不亦容有也。

——錄自三月十九日上海中央日報——

# 妥協的唯心論者——胡適

亞 靈

前月看到“文化批判”第二期彭康的‘科學與人生觀’——近幾年來中國思想界的總結算”文內第四節“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中批評胡適的結語，有這麼一段：

“……近代文明的必然性與其所含的矛盾，所孕的慘害，胡適並沒有知道，不能理解，只一味提倡物質文明，却不想由這矛盾去改革社會的組織，變更所有的關係；自家坐堂享福，却叫中國的勞動者也〔爲而不有，生而不宰，長而不恃〕，做起聖人來！這是他提倡物質文明的底意。也是精神文明所希望的境況。”

頓時使我想起一九二六年胡適在‘中日教育聯

獻會”上演講的那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這一篇文章很足以看出胡適只是一個妥協的唯心論者。他壓根兒沒有懂得物質文明的究竟，更未明瞭西洋物質文明是社會經濟組織的改進過程中必然產生的一種現象。他在那篇演講裏說：

“我們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絕不輕視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還可以大胆地進一步說：西洋近代文明能夠滿足人類心靈上的要求的程度，這非東方舊文明所能夢見。在這一方面看來，西洋近代文明絕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義的乃是精神的。”——

見北新書局出版的荒村曉月編的西洋文明與唯物主義P. 8—9.

我們先請教胡適：所謂“西洋近代文明絕不輕視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一語中的“人類的精神”是什麼東西？“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又是要求些什麼？

聰敏的胡適，他“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文明絕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義的，乃是精的”以後，接着便來答覆我們上面的兩個問題：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敏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的幸福，——這樣的文明應該能夠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這樣的文明是精神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原文

P.28

不錯，“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的幸福”是：“人類精神上的要求”；但是我我深究“物質的環境”與“社會政治制度”基礎建立於什麼東西上面呢？“謀人類的幸福”根據什麼東西達到幸福的目的呢？——這樣的推究下去，我們的胡博士難道能夠否認它們是必然基礎於社會的生產和經濟組織

的關係中嗎？然而胡適已經咬定“西洋近代文明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義的，乃是精神的，”豈不是太笑話嗎？

我們推究胡適所以有如此謬誤荒誕的斷語的理由，不外他是比較“精神文明主義者張君勵一派”進步一點的唯心論者！彭康說他與張君勵一派人立於正相反對的地位，我看他們二人的主張無論如何相反，總跳不出唯心論的大圓圈；不過胡適由他“實驗”得來的聰明，知道過去的，陳腐的唯心論再不能獨立的自完其說，他受了西洋科學的洗禮，知道物質之必然存在不可輕視，於是打破了過去一般唯心論者的陳見，造成他自己的一種心與物相對並存二元論的調協主義，——即我稱他謂妥協的唯心論者！

這不是我們對胡適的憑空臆斷，有他自己的話可以證明：

“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子：一是物質的，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個民族

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精神物質的。”

在這段文字中，他不是左手握住“物質的”，右手握住“精神的”，造成物與心二元論的調協主義了嗎？再看：

“我們說一部摩托車是一種物質文明，不過單指他物質形體；”他已經一手握住物質文明的“唯物論”了；但是他始終忘不了另一件法寶“精神的”，你看他下面怎麼說：

“其實一部摩托車所代表的人類的心思智慧，決不亞於一首詩所代表的心思智慧。所以‘物質文明’不是和‘精神文明’反對的一個貶詞。”

他剛剛說完摩托車是物質文明的，接着又說摩托車是代表人類的心思智慧；終而言之：他老先生始終忘不了精神的唯心論呀！

因來，唯心與唯物的兩派極端論者，在過去



的哲學史上引起了極大的爭論。唯心論者否認物質的真正的存在，認物質的現象不過是精神的幻覺，而真正存在的只是精神。唯物論者，却把精神認爲物質的反映，真正存在只是物質，精神不過是物質的產物。現存我們根據自然科學的證明，知道絕對不會有無物質而精神單獨存在的一回事；並且知道一定先要有物質的存在，然後由物質的反映，或者以一定的法則組織物質成爲一種機能，纔有精神的存在。

凡是不否認近代科學原理的人，誰都承認精神是物質的產物，胡適爲甚還要把物與心強爲並立的二元論呢？他又說：

“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質與力的作品。”

這個論斷一點也不錯，文明的造成，當然是依靠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而成就的，但這就是所謂：“物質文明”了，爲甚麼又要說：

“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呢？

在這裏面，我們找出胡適的錯誤來了，他把“人的心思智力”（即精神的）認為與物質不相關的獨立存在的（即與物質對峙）的一種元子，這豈不是依然犯了從前唯心論者的謬誤觀念嗎？

所以他要說出自相矛盾，因果倒置，荒誕謬誤的論斷來了，他說：

“東方文明是知足，……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真正唯物的文明，這種文明只可以遏抑而決不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

東方人的“知足”，難道是因為物質的需要已經滿足而“懶惰不長進”的嗎？但是胡適自己說：“這是不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然則所謂“人類精神上的要求”是虛無飄渺不可捉摸的東西嗎？——這個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正是物質不滿足，並非像胡適認為與物質對峙而單獨存

在的精神要求！東方人正是沉醉於脫離物質的精神的生活，所以纔“知足，”聽天由命，不肯上進，而胡博士偏說：“這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豈非怪事？西方人的“不知足”，就是要滿足物質的需要，（即精神上的要求的事物。）纔“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改造物質環境，來改造社會政治的制度”；這纔是真正的物質文明，而胡適偏說：“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這就足以證明胡適是過去的唯心論的傳統思想承繼者了！

總之：胡適始終迷惑着唯物與唯心的二元論，而結果自己不能答覆所謂：“精神的要求”是要求什麼的問題。他假如是說是要要求社會生產經濟關係中的物質需要吧，那麼他的單獨成爲一元的“精神的”就應該歸納在“唯物的”中間，心與物的二元論立刻打破了！然而胡適僅僅乎明白了自科學的歸定，物質能單獨存在的道理；而同時又迷惑着精神也是獨立存在的，受了唯心論者的遺毒，因此造成他的調協不澈底的心

與物的二元論。又因此說什麼西洋文明是“精神的”，東方文明是“唯物的”自相矛盾的胡說。我們現在可以知道胡適的提倡科學與物質文明是如何的僭妄了！

你們還記得嗎？孫傳芳時代，他居然極力主張研究地質學的丁文江做淞滬督辦，“實驗”他的“好人政治”的主張，叫丁文江去試驗他的精神的理想主義。而結果丁文江做了孫傳芳屠殺民衆的劊子手。假如這時候他能澈底打破自己的心與物的二元論，取得唯物史觀的辯證法，去分析分析當時的社會情形，他就再也不會贊成丁文江去做督辦，落得老丁當了一度劊子手了。這是最近不能掩埋的歷史，所以胡適無論如何高談物質文明，努力提倡科學，我總確定他是一個：

妥協的唯心論者！

一九二八，三，二一，夜。

# 新俄的短篇小說

葉靈鳳

(續)

特羅斯基 *Leon Trotsky* (以前蘇維埃幹部的領袖,但是最近因政見不同,已被逐放了。)在他的名著“文學與革命”裏曾說,智識階級的文學作品中,能代表當時俄國革命精神的祇有布咯克的“十二個”及瑪亞可夫斯基的“150,000,000”及其他的幾首短詩。

散文作家裏面後來加入了革命的,最著的是小說家亞雲倍基 *I. Ehrenburg*, 托爾斯泰 *A. Tolstoi* (另一個托爾斯泰。)

不過,這裏有一個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當知道的:就是這批同情於十月革命的作家,布咯克,白雷索夫等!他們雖然已經不敵視這樣的現狀,但是他們的作品與後來的無產階級作家仍

是顯然有大的分別。他們的作風，他們的觀點，一時終脫不盡根深蒂固的智識階級的個人主義的縛束。對於他們，馬克斯的哲學始終是異國的。他們覺得這樣的革命並不是無產階級爭鬥的開始，不過是天演的一種進化。因此，他們雖不反對，但他們的心情，都是很安靜的坐在自己的書室內對於這樣運動的祝禱。

這終不是布爾希維克治下的簇新的文學。

自一九一七年至現在，由於蘇維埃政府十載的經營，在各樣的事業相具規模之中；新俄羅斯的文學便也應運而出現了。這新時代的天才，經了革命的爐火悠久的鍛煉，終於代替了舊的位置而產生了。他們的目標是在對於這新生活方式的研究與解釋。這就是新俄作家皮涅克 *B. Pilnyak*，沙希安珂 *M. Zoshehenko*，李基丁 *N. Nikitin*，西米諾夫 *S. Semenor*，以及其他等等的見解。

這一班新興的作家，僅是他們所運用的文

筆，也幾乎完全與以前舊的兩樣。他們是簡練，直寫，白描，不注重想像，側重於實現的真況。韻文，散文作家，都極力的在創造各個的新的表現方法。因為他們是這樣的在時時變動，這樣的在尋求新的方式，因此，他們的作品，有時極難使人了解。這一般作家，他們幾乎都是整個的，他們的肉體與靈魂，投身在革命的運動中。他們本身就是革命的一員，在恐怖的危險中活動着。他們所以未曾死去，這祇好說是偶然的事。

在這新興的許多作家裏面，幾乎各人有各人的特長。

農軍的生活，他們的情感，他們的思想，在伊凡諾夫 *V. Ivanov*，西浮寧娜 *L. Seifuilna*，諾費勒夫 *Noverov*，等人的作品裏面，我們可以看出有充分的表現。

共產黨內部的生活，在愛羅索夫 *A. Arosev*，亞力克斯夫 *Alexecv*，寧倍丁斯基 *Y. Lebedantscv* 諸作家的筆下，都有活躍的表現。

馬萊西金 *Malyshkin*，倍比爾 *Babel* 都

是專門描寫紅軍生活的作家。

在新興的作家裏面，詩人是佔最多數，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那自殺的葉賽寧 *Yessenin*，及比西門斯基 *Rezimensky*，戈斯托夫 *Gastev* 塔可諾夫 *Tikhonov* 等人。

在幾年之前到中國來過的比涅克（我總算曾經有過和他一次握手的紀念。）自然是這班新俄作家中最傑出最流行的一個。他寫詩，也寫小說。

許多作家裏面，有的自然是“布爾希維克”，有的也並不是。如伊凡諾夫，雅可費力夫 *A. Yakovlev* 等並不是共產黨，但他們却是極活動的。著名隸屬共產黨的作家有愛羅索夫，寧倍丁斯基，西米諾夫等人，自然他們是更形熱烈的了。

新興的文學之所以能確定了他的地位，是因了這許多作家不僅是同情者，他們簡直都是實際的活動者。他們隨了行軍去打仗，在以前，他們受着白黨的虐刑，做俘虜，被監禁。因此，這



是當然的結果。這新興的文學便自然迥與舊的不同了。

革命以後的俄羅斯，決不再是革命以前的舊俄羅斯。文學裏面的表現也是這樣。以前的文學背景，此刻是完全消滅了。此刻的背景，完全是熱烈的，激動的，農工的，無產階級的世界。他們將一切以前舊的都毀棄了，以無產階級作基石，在熱烈的建築新的文化，

他們的心中都是有狂熱的火燭在燃燒着。他們在以緊張的情調目視着一切羣衆的前進，他們自己就是這裏的一個。他們始終在興奮着，因此，所寫的作品都是簡練的，直率的，不加染飾。不要精密的分析，不要富麗的辭藻，更沒有一點神秘的色彩，他們不追念過去，他們不惋惜破壞，他們所要求的祇是前進。農工聯合的幸福  
的未來。

因為這樣，這或者就是新俄作家還不能有鉅大的作品產生的原因，但這不過是目前的事，這僅是時間的問題。時候一到成熟，新的收

成一定將駕臨那一切舊的之上。

現在再將這本集子內幾位作家的作品再略寫幾句。

迦撒洵 *A. Kasatkin* 的“飛將軍”，是描寫一位勇敢的紅軍，他的家庭被白黨屠殺了的悲哀。他需要報復，他尋求死，但死神終不降臨。紅軍的生活與精神在這裏有很深刻的流露。

愛羅索夫以前已經說過，他是描寫“布爾希維克”的生活與精神見稱的。這裏的一篇“領袖”寫當時羣衆對於革命的情緒的緊張，寫他們對於他們的領袖列寧的熱愛，幾乎使我們覺得也忍不住要——啊啊，危險！不寫了。

比涅克，這更是毋庸多述。新俄作家在國內最熟悉的就是他，“皮短衫”是講“布爾希維克”們的勇敢與犧牲的精神。

伊凡諾夫，他也是新作家中最著的一個，也是個實際活動者。曾遭遇過兩次要槍斃的危險。“軌道上”是寫當時農軍作戰的情形，人物裏面

有一位中國的好漢，這是我們值得誇耀的。

西孚寧娜，是一位年少的少女作家，他的作風以寫西伯利亞的生活見長。此地的一篇“犯法的人”是她最得意的作品，也確是最好的作品。因為在格式上，“新的”表露不十分多，所以看下去似乎更容易使人了解。她在這篇小說內寫那個少年改過後的情感，有能使人下淚的激動。

..... (下略)

編者附誌：靈鳳譯的新俄短篇小說集，不久在光華書局出版。這裏的一篇是序文。

## 歡迎投稿

本刊是被權威壓迫之下全體青年們的公開場戰，我們無條件的歡迎你們的一切論著——不管論文，批評，創作，譯著，雜感。四千字以上的長篇不用時，可以退回，如需掛號，請附掛號郵資。

投稿處：上海四馬路泰東書局轉戰線編輯部。

# 浮屍

潘漢年

一

無情的北風呼呼的在空間狂嘯，片片雪花不住的飛舞下墜，燈光燦爛的S埠，並未因為括風下雪，減煞一點夜市的熱鬧。光亮的汽車仍舊不絕地在燈光照耀，雪花飛舞中來往疾駛，少爺奶奶們手兒挽着手兒，肩膀偎着肩膀，仍舊安閒無事的出入於咖啡店和跳舞場，不過皮大衣的頂頭却高高地裹緊了他們的頸項，當他們步行在雪花飄落的室外馬路上。

距離S埠兩里外的荒郊，已整個沉入黑暗的世界，除呼呼不息的北風狂吼以外聽不見一點聲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兩手緊緊圍抱着只有一件破夾襖的上體，露在短褲下面的兩條赤

腿，沒有襪子，沒有鞋子，憑着赤裸裸的腳底，在那狹小不平的荒徑上東歪西倒的走着。他敵不住那寒冷風雪的侵襲，臉部沒有一點知覺：嘴裏的上下排牙齒，格格地交戰，他聳起兩隻骨棱棱的肩胛，把頭低低的縮在短領中，戰顫的身體在寒風搖晃着，好像總要被狂風吹倒似的。幸好這條通家的小徑，他是走熟了，所以儘管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他能夠像白天裏一般的直向前去。

他走完這條小路的盡頭，就是他的家門，他有無氣力的推進門去，那低矮破損的小桌子上的煤油燈，被四破壁縫裏滲進來的風吹着那火燭不住地搖晃，在這黯澹的燈光裏，照出這一間小屋裏破敗寒酸的陳設，桌子的左旁是一座泥製的炊灶，僅僅有一隻鍋子，上面的木蓋已經是用過新舊木片修補過多次了；桌子的右旁是一張木板與長樑架起的小牀，不要說沒有帳子，那條破敗的綿絮已經變成灰褐的顏色，一個將近三十四五歲的婦人，和衣蜷縮在這條綿絮之下，

她身下墊的是一張破蓆條。牀下有兩隻小簍子，裏面盛着一點兒燒殘的煤塊 煤屑，還有兩把夾箝橫在簍子旁面。

“媽！……媽！”那孩子推着綿絮下面的婦人，同時他自己緊緊闔上自己的雙眼，但是兩條溫熱的淚痕已經掛在他的臉龐，他屈着上體伏在牀上，抑止着自己的氣喘，把雙手繼續搖動着他母親的身體。

“媽……，你醒來，張二伯和五阿叔都說爸爸被武爺們抓去了！”

那婦人掉過臉來，也是淚痕滿面，她睜開眼睛 淒然的笑道：

“你回來了，遇見阿明沒有沒有？你怎麼一連三天不回來？我剛纔好像同着阿明在廠裏馬達機器旁面替你揩血上藥，……”

“媽！是我，難道你是剛從夢裏醒來嗎？”阿明驚疑着，再去搖動他母親的身體。

婦人坐了起來，扭着雙眼，對阿明驚疑一下，驀地抱住阿明的頭哭喊起來：

“呵，我的阿明！你找着你爸爸沒有？我剛在夢見他是被馬達機器軋傷了腿！你遇着張二伯他告訴你什麼？”

她重復拭着自己的淚眼，注視着阿明，阿明却又低下頭去，把臉埋在兩手的掌心，他嗚咽着含糊的說道：

“他們說爸爸被武爺們抓去了！”

“什麼……”

屋外的北風還是呼呼地吼着，雪片却加密地在空中飛舞。站在一個漆黑的荒郊，隱隱的看見那籠罩着S埠的一片紅光，好像那裏是另一個世界。

(未完)

歡迎投稿，  
照本刊格式，  
一律橫寫。

# 雜談

## 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

克 徒

——先生，自由是我們革命的目的，何況孫中山總理在手定的國民黨黨綱上也規定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條文，你現在對於民間出版物，一唯查封禁止，不是背叛孫總理的革命了嗎？即以我自由主義的信徒的資格來講，我也不大贊成你的策略！

——你不贊成嗎？哈哈，你自己所得的自由是誰給你的？我是總理的信徒，他們出版的言論反對我，他們就是反革命！我們是革命的，革命的就要消滅反革命的，所以我們應該查封禁止那些反對我們的出版物！

——唔，不錯！原來這就是保障我們的自由！先生，我代表自由主義全體信徒們謝謝你！

一九二八，四，一，南京門帘橋。



## 「我來……」和「我去……」

雍光

每天的報紙上，人們總見着，專電上，新聞內，要人行蹤錄內，某某黨國要人，總長，將軍，學者……到了某處，離開某處，而且，有的要人還怕新聞記者知道他的行蹤，也許是另有作用，也許是矯情，也許是怕麻煩，也許是……

然而這是多麼的闊綽榮耀啊！我們的青年口涎早掛在口角邊了。

看到了“魯迅在廣東”這本書，便單單看這可以誘惑人的書名，……魯迅是不朽了，編者鍾敬文也不朽了，我們的青年讀者，也感覺到一種飄飄然的格外風味，腦內盤旋的思想和胸內跳動的心的節拍起了共鳴。

我們的青年的思想真是靈活；新聞記者是勢力狗，招羅不來的，登廣告呢，既無許多的錢，也許怕沒有人看。有一天，在某報的某幾期的副刊上拜讀了他的好幾篇大作“我來××（某處）……”“我離××……”堂皇乎闊哉！我去了，你

們是各何大的損失；我來了，你們是如何大的榮耀！來 向我膜拜！向我頂禮！

.....

另一個青年看了報紙的正張，又看了副刊……一切要人的來往的記錄和學者名流(?)的自白，眼睛看見了一切的東西都在翻筋斗了，天地已經昏黑，恍惚的他已經伏案而入夢鄉：

他提着一面大鑼，從家門出來去到車站，一路走，一路敲着大鑼，一面嚷道，“我離開了上海！我離開了上海！我上車站……我到南京！我到南京！……”

## 標語革命

雅 士

中國這次的革命，不是什麼爲主義，我看都僅僅是做到標語革命罷了！“標語”却一張張地貼，口號也一聲聲地喊，這個工作之後就看不見什麼了，所看見的或者儘是些與標語口號都反相的設施。——所以我說這次僅僅是標語革命而已！

三月二十一日

# 一條鞭痕

錢杏邨著 定價四角五分

本書是錢杏邨先生最近長篇小說。書中描寫一個革命詩人在白色恐怖下的生活和一個女英雄的英勇的革命的行動。作者雖沒有說明是那國的事實，但看全書的敘述，好像是去年武漢國共分化前後的事實。曾經讀過短褲黨者，不可不讀是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戰線週刊第一卷 第二期

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出版

編輯者 戰線編輯部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轉

發行者 趙南公

總發行處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

(定價)

每週一冊，大洋六分，

預定半年二十四冊，一元三角，

外埠加寄費二角四分

預定全年四十八冊，二元五角，

外埠加寄費四角八分

國外郵費，半年九角六分，一年

一元九角二分

# 泰東月刊

每期售價一角半全  
年一元五角郵費每  
册一分半

## 第一卷第八期要目

暗面描寫的狹隘.....	萍	人
白蘭特的批評(續).....	袁振英	
歸來.....	凝	秋
心聲.....	雪	枝
白骨起訴秋風涼.....	藻	雪
深谷(續).....	山	竹
我淒然惘然的.....	陳影玲	
創痕.....	露	凝

# 白露半月刊

每期售價一年  
角預定全年  
二元一角

## 第二卷 第十一期要目

一室之內.....	趙	冷
父親.....	般生著	狄狄
小黑貓.....	柳無忌	
狂風之夜.....	黃家城	
你請把頭兒埋在我的懷間.....	羅吟圃	
鴉鳩.....	王任叔	
惡因(續完).....	托爾斯泰著	末夫
遊戲.....	蒯斯嘯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